10月8日，遇难学生常倩的母亲在废墟前掩面痛哭。 A14–A15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吴江

核心 INSIDE INSIDE INSIDE

消失的班级

彝良滑坡18学生身亡，学校复课前未被重点排查地质灾害，每个遇难学生家庭将获赔30万

云南彝良县龙海乡镇河村10月4日发生山体滑坡，山下小学被掩埋，18名学生和一名村民遇难。

这是彝良在9月7日地震后的又一场灾难。距离学校复课不到十天。18名8岁到12岁的孩子在教室里遇难。

这是一所原被废弃的学校，因学生复课需要地方而重新被启用。因不在“地质灾害点”范围，这个学校此前并没有被重点排查。

18个孩子的短暂人生，最终被定格在这里。

□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云南报道

8岁的马德民喜欢画画。

9月7日地震之后，他的家乡昭通市彝良县镇河村多了很多挖掘机。

崇拜奥特曼和蜘蛛侠的马德民，喜欢上了有动画感的挖掘机。他拿着自己画的挖掘机给挖掘机司机看。

“谁都说画得太像了。”父亲马仁辉说。

10月4日，马德民被压在了滑坡的泥石流下面。

他是第14个被挖掘机挖出来的孩子。

18个孩子遇难，三年级10名，五年级8名。男生9名，女生9名。镇河村上坝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一共只有36名。同时遇难的还有一名村民。

“去了一半。”上坝小学的校长李文佳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剩下的那一半学生。

崩塌的山体

跑到公路上，张富春再看住的地方：屋子没了，屋后学校不见了

9月7日地震之后，雨就没有停过。

雨不大，“牛毛细雨”，对住在大山中的村民来说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一年没有几日晴。

10月4日，8点10分左右。

村民张富春最先听到的是一阵类似汽车发动的轰鸣。

一家三口都在屋里。她的丈夫和儿子在外屋烤火，她在里屋做饭。

伴随着轰鸣，她看到一整块水泥板被推到屋后不远的地方。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学校的房顶。

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三个人都往屋外跑。

张富春跑在最后，“差点跑不赢”。跑到门口时，她的右腿被冲下来的石头砸了一下，差点倒下去，丈夫拉了她一把。

到处是尘雾，黄蒙蒙的一片。

跑到公路上，张富春揉了揉被灰迷住的眼睛，再看住的地方：屋子没了，屋后的学校不见了。

屋后的小半边山齐齐垮塌下来。泥巴、石头混杂着卷下来的树和庄稼，“堆成个小山包”，盖住了一切。

在镇河村油坊社，这是一个难得的相对平整的坝子。学校后面五米左右，镇河穿流而过，河背后几米远就是大山。山的半坡上是几家人的玉米地。

崩塌在张富春看来毫无预兆。

她的地就在山上，她说之前没发现开裂的迹象。

10月3日她家拉来一车砖，准备把地震中有点损坏的房子修一下。村上另一家也刚在她家附近买了一块地，准备修房子。

紧挨着公路的秦富慧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山体崩塌，“闷声不响地就下来了”。

在村里有些人看来，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安全。

村民说，在1995年的洪灾，山体曾有过开裂。在山上耕地的村民也曾发现过开裂的迹象。学生常成娥的妈妈在昆明打工，她接到过婆婆电话，说看到山上地里有裂纹。

村民黄强说，老一辈的人把那座山叫作“大垮网”，这个平整的坝子听说也是多年前由垮下来的泥土堆积而成。

攥紧的书包

一个男孩右手搭在肩头，紧紧攥着书包。滑坡时他可能刚走进教室

三年级学生艾宇在山上小路目击了学校的消失。当时离学校不过几十米远。

她甚至透过玻璃窗看到伙伴们坐在课桌边读书。

山就那么“坐”了下来。“我喊快跑快跑！”

艾宇哭了。

秦富慧拿起电话，把事情告诉丈夫李志松，接着就晕过去了。她的丈夫是这个学校的老师。

李志松说，他一接到电话，就知道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9点上课，但孩子们每天都到得很早。不少孩子8点钟就到了。

拦住那些还在陆续赶来的学生。这些孩子们被集中到公路一侧，看着对面的泥堆，一个个哇哇大哭。

最开始的救援是村民自发的。

锄头、铁锨，没有工具就用手搬。马仁辉和妻子是第一对赶到的学生家长。

到现场，马仁辉身体一晃，差点没站住。“我一看，就知道孩子没了”。

上坝小学的校长李文佳穿着拖鞋，在泥巴里找缝隙，对着缝隙喊学生的名字。

没有任何回音。一个小时后，二次垮塌。村民只好撤下来。

在附近做工程的高昆赶到现场，他说一看就知道除了挖掘机没有别的办法。

一点左右，他的挖掘机到了。最开始，挖掘机挖的地方一直没有找到孩子。学校被推了十几米远。第一次挖的地方不对。

最终挖掘机从学校水泥预制板下面开始排查。当挖到书本和桌椅时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

在15米左右的横面上，集中了18具尸体。最浅的只有几十公分。“被泥浆冲到表面”。

孩子们全身裹满了泥浆。有一个地方，五六个孩子围成了一堆。有的趴着，有的头轻轻扬起，还有的直接被挤成一团。

高昆说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。

孩子们的最后一刻被泥浆定型。

有的孩子手里捏着笔，有的拿着书。一个男孩子，右手搭在肩头，紧紧攥着书包。

“他可能刚刚进教室。”高昆说。艾宇说，每天早上到学校，大家都会坐在座位上读书。

那天第一堂课是语文，第十一课，秋天的雨。

孩子们一个个被抱出来，放在帐篷里，法医用河水给他们清洗。

脸庞一点一点露出来。李志松在旁边喊出他们的名字。

实在认不出来的，再根据衣服和家长一起辨认。

家长们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屋子里等着。

文开德见到儿子文永毅的时候，心缩成一团。头上三个伤口，腰部，他用手比画着，拧了一个麻花，“全挤在了一起”。

夜里一直下小雨。空气中能闻到淡淡血腥气。夜里三点，所有的孩子都被挖了出来。

早上六点，马仁辉第一个把孩子带回家。

他说，我是村干部，我没得话说，我带头。

家长陆陆续续把孩子抬回去了。

（下转A15版）

责编 宋喜燕 图编 田铮 美编 郭屹 责校 王春然